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 姚海军：科幻呼叫市场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47]

 评论数[0]

【作者】刘净植

中国只有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和爱好写作的科幻作家，没有为版税写作的科幻作家，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姚海军

### ■编者按

11月18日的人物在线版为您介绍当今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作家刘慈欣，今天，我们再通过《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及另外两位代表作家韩松、王晋康的视角，对中国科幻文学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喜忧参半的创作和市场现状做一个快速扫描。

想象力、面向未来的视野永远是弥足珍贵的。仅仅把科幻小说视为少儿文学的观念，该结束了吧。出色的中国科幻作家及作品，已经崭露头角，中国科幻电影及科幻产业要等到哪一天才能现身呢？

### 科幻作家谈创作

韩松、王晋康与刘慈欣齐名，均为目前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记者同题采访了这两位“业余作家”，以期反映科幻小说的创作现状。我们的问题是：一、就个人角度而言，您在创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二、就外部环境而言，您认为影响您创作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 ■韩松：科幻在中国被矮化了

面对自己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因为不是职业作家，而做职业作家的话，写科幻养活自己。

面对外部环境最大的问题是：别人总把科幻当作少儿读物。比如向别人介绍我是写科幻的，人家总会说：“哦，我们家小孩爱看这个。”中国作协也将科幻归类在儿童文学里，国家有关科幻文学的评奖，也是放在儿童文学类别里来评。这就引导很多人认为科幻应该写些简单、粗浅的东西。本来科幻是可以表现很深刻的内容的，比如经典的《一九八四》，或者比较流行的《黑客帝国》，表现了很丰富的政治、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思考，这些思考不是孩子能够理解的。但是在中国，科幻被矮化了。这是主流意识形态里一种认识的误差。

也许这种误差的存在是因为当初科幻进入中国的时候，就被当作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尤其是面对孩子。国外的科幻产生于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就像第一本现代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一开始就是对人的异化、人与科学分离、女权主义等重大主题的思考。

韩松，1965年生于重庆。曾任新华社记者、《瞭望东方周刊》杂志执行总编等职。创作过政论性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曾多次获得“银河奖”。1991年因《宇宙墓碑》获得台湾《幻象》杂志主办的“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而受到瞩目。他的作品富有文学情趣，结构精巧，内蕴深远。代表作有《2066年之西行漫记》、《红色海洋》等。

## ■王晋康：难以与前沿科学家沟通

在创作中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一、人生阅历比较狭窄，特别是对于科幻小说中不得不涉及的国外环境不熟悉，难以把比较好的构思转化为流畅自然的生活流。二、不像国外，国内科幻作家与前沿科学家们缺少直接的沟通，搜集资料也比较困难，所以，尤其是在写技术性的硬科幻时，难以营造逼真的背景。三、随着年纪增大，灵感虽然不能说枯竭，但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样灵动了。

王晋康，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高级工程师。1993年因10岁娇儿逼迫讲故事而偶然闯入科幻文坛，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1993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奖。随后又获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40篇，长篇小说5篇，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富有哲理，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代表作有《生命之歌》、《天火》、《类人》等。

## ■近十年来，中国科幻不再是“灰姑娘”

记者：科幻圈内普遍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非常迅速，这是为什么呢？

姚海军：确实这十年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非常好，社会各界也给了很大的关注，它的起点是1997年。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国科幻形容成“灰姑娘”，从那时直到1997年，中国科幻基本上一直是灰姑娘的身份。

1997年，由中国科协主办，《科幻世界》杂志承办，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科幻大会，俄美宇航员来到中国，各地媒体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报道，使得之前那么长时间人们对科幻的误解和偏见有了一些改善。大会真正让社会开始认识科幻。从那年起，作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家科幻杂志之一的《科幻世界》，发行量持续攀升。很多大出版社像作家社、人文社、新华出版社等都出了一些科幻书，做了一些推广。银河奖的设立，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十年也是国家科技经济快速增长的十年，科幻小说是科技时代的文学，跟科技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

记者：那么新时期科幻作家的作品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点呢？

姚海军：过去我们的作品风格可能比较一致，都是科普式的科幻，都是讲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什么东西、东西多么神奇。这十年科幻走向成熟了，风格走向多样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具有不同风格的类型作家，突出的代表就是刘慈欣，他的想象惊人，也非常宏大，有激情。普通读者会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最纯粹的那种科幻所带来的想象力的释放和自由，学术界也会在他的设想里有所发现，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江晓原教授的一个学生，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刘慈欣小说里有关“费米佯谬”的理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吴岩把他的小说定为科幻小说的新古典主义，就是说他重新回归到最正统的科幻路子上来。

在这十年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还有韩松，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名了。他的作品风格比较诡异，以意境取胜，但对现实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关注，很有社会性。这可能和他作为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有很深的洞察力有关。他还受到了日本科幻界的关注。

王晋康是获银河奖最多的作家，比刘慈欣还要多。他和刘慈欣的共性是有对未来和想象世界非常逼真、有创造性的构建，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思考了一些哲学问题，观念冲突的问题，比如他有一篇小说讲基因霸权，讲了尖端技术的垄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影响。既有很宏大的幻想，也有很现实的经济层面的思考。

## ■和西方相比，中国科幻的差距在于群体、生态、产业，但某些优秀作家毫不逊色

记者：科幻本是舶来品，我想很多读者都会很自然地问：这十年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有了这样的成绩，但是 we 和国外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呢？

姚海军：每年都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从历史来看，我们的科幻其实起步很早，从清末民初就有原创，甚至有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大人物介入其中，但是科幻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曲折曲折，受到现实和政治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郑文光等老一辈的科幻小说家写了很多作品，国内引进了像凡尔纳还有俄国一些作家的作品，“文革”开始就停止了十年。直到“科学的春天”到来——1978年才开始复苏，并迅速走繁荣，1983年到达顶峰，但是这时候又开始了一些对科幻的批判，说科幻是“伪科学”什么的，很快又使科幻创作进入了冬眠期。所以它的发展总是被打断的。从现在这十年看，发展已经非常惊人了，我们很快走完了人家多少年才走完的路程，经历了科幻小说家风格的演变，在这

么短的时间就和西方国家科幻的风格和探索的方向基本一致了。

但是，从群体、生态、产业链的角度，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比如美国科幻发展那么多年，有了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落，有经纪人，出版商，各种类型的作家，各种好恶的编辑和评论家……它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产业链，畅销书非常多，科幻片产值非常惊人。而中国科幻长期处于一个杂志的阶段，我们关注的还是《科幻世界》发行量有多大，我们在图书出版方面还很弱。这无法让更多的作家脱颖而出，没办法创造畅销书作家，没办法创造各种各样的商业奇迹，那么它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如果我们现在走到了图书时代，优秀的作家就会通过市场的淘洗冒出来，成为畅销书作家，成为一个标杆，从而让更多的读者和社会力量关注科幻，也就具备了下一步向影视发展的前提。要是拿不出一个好作品，谈中国的科幻影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从作家群体来说，美国的科幻作家群落非常庞大，而且都是成年人，思想更加成熟，对社会的理解和批判都不同于我们的年轻作者。我们的大量作者都非常年轻，有大学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甚至有中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优势，思维很活跃很青春，文字有特色，但是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们如果单拿出一个最优秀的作家和西方作家比，我不承认有这种差距，因为我十年做这个行业，看了大量作品，我们的有些作家不论是文学技巧、想象力，还是对社会和人类未来的思考，都可以说中国有最棒最优秀的科幻作家。像刘慈欣好的作品跟国外的大作家比，毫不逊色。这也是我一直对中国科幻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只是我们最棒的作家屈指可数，我们的作家群体还不够大。

### ■二十几年没有一本书的销量超过5万册，这就是中国长篇科幻小说的现状

记者：但即便像你说的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显然也没有成为畅销书，他们并不为大多数人熟知，这是为什么呢？

姚海军：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我一直想尽力为中国科幻由杂志时代进入到图书时代做一些工作。所以我在2004年的时候启动了一个“科幻世界视野”工程，我们购买了大量国外的版权，我们自己要发展先要了解学习别人。中国的出版社以前也做了很多引进工作，但是都缺乏系统性，因为他们仅仅把科幻当作可能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并没有花更多精力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广。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依托科幻而生存的，中国科幻发展得好，我们作为媒体自然发展得好，中国科幻发展不起来，我们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是逆天而行。我们想用5年的时间引进100部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打开视野，这部分的市场不一定好，但这是我们百年科幻的宝贵遗产，是我们要学的精华。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市场，所以引进100部现今国外流行的科幻，了解他们今天的写作风格和作家状况。第三部分就是做原创作品的出版，真正我们期望的有收获的还是这块，计划在5年的时间出版30本原创。但是现在5年的时间到了，引进的部分都做到了，原创只出版了十几本。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姚海军：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能有多大的认同？80年代短期的辉煌不具备可比性，《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是以百万计的，但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文学书的出版都是百万计的，随便一本科幻小说出来都是以十万计的。而在1983年到2006年这23年期间，没有一本原创科幻小说的出版超过两万册的，我都担心自己的统计可能不准确，怎么可能这么低呢？所以保险一点来说，中国科幻这二十几年没有超过5万册的，这就是中国长篇科幻小说的现状。这样谁会去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中国只有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和爱好写作的科幻作家，没有为版税写作的作家，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我们是做杂志的，杂志和图书的发行渠道不一样，做图书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做书，我们和中国最好的两个出版社合作，想把书稿加工好了，把国外的作品给一家，把国内的作品给另一家。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和推广能力，让作品能在市场上取得应有的价值。但是合作的结果都不太成功。

记者：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姚海军：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科幻只是他们大量出版物当中一个很小的门类，只是一个尝试，他们投入的人力、精力、宣传等财力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说科幻必须我们自己做。当然阻力非常大，我们发行部也说肯定赔钱，不肯做。当时作家阿来还是社长，他也非常支持。但老总支持你也不一定能做到，关键是要有人跟你配合，我们为此换了三个发行部主任，第三个主任说，我们试试。我们就试试看了。

### ■中国科幻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得到应有的回报，我觉得很不公平

记者：这种尝试应该是很风险的吧？

姚海军：我们出版的第一本原创小说，是杭州的一个叫钱丽芳的中学教师的处女作《天意》，是对中国古代的一段历史加以想象的作品。当时我们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书做了，只在我们的杂志上做了宣传。结果当时是《成都商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小报道，说她是“中国的罗琳”，一下子包括北京的媒体都关注到了，那本书首印只有三万，后来发到18万册。那段时间我们发行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以前发书都是求人家，但这次都是人家找来要书。18万册在畅销书中是不值得一提的数字，但是这对中国科幻非常重要，它是23年来中国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它确定了作家团队的信心，对发行商也是一个信心。

到后来出书就相对比较顺了，我们开始向既定的目标行进，2003年开笔会的时候说过，我们做原创出版5年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卖得好的书能卖到三万册，作者能拿到三万多的稿费，对一个业余创作者已经算是一笔收入了。所以《天意》的出现对于这个产业链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那么在《天意》之后，中国科幻作家的畅销渠道打开了吗？

姚海军：18万册，也许是机缘巧合，一个偶然的报道可能起了作用，当然那个小说也不错。但现在原创科幻的发行还是没有很大的突破，大部分书也就是三五万册。这个量如果从做科幻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但是从整个图书市场的范围来说就没法比了。刘慈欣是个特例，他的书都能卖到5万册以上，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公司在寻求合作。像他这样的作家，推广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中国科幻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得到应有的回报，我觉得很不公平。

记者：我看到有报道说，2006年作家阿来离开《科幻世界》的原因除了没办法写作之外，还有就是对投入难以得到回报的科幻市场环境感到失望？

姚海军：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我认为客观的大环境会越来越好。

去年我们在成都开国际科幻大会，来了很多国际上的大作家，比如英国的尼尔·盖曼等人。开幕式上，广场前后围的全是人，而且都是年轻的面孔围着他们。他们很感慨地说，世界科幻的未来在中国。这一方面是客套话，另一方面也说出一个现实问题——西方的读者群都是成年人，热情也很高，但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表达方式，国内的年轻人都热情得发狂。我们说国内科幻作家的年轻是劣势，但也是优势，所以这句话一分为二地理解。

另外有意思的是，每次我出差只要在网上公开行程，就会有不同行业的人联系我、找到我进行沟通，这非常重要，科幻不再孤苦伶仃。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在关注和参与中国科幻的发展，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有了好的条件，就看我们这些产业推动者，能不能做好了。

姚海军：1988年自创以科幻评论和科幻动态为主的杂志《星云》，1997年进入《科幻大王》做编辑，1998年进入《科幻世界》，现为该刊主编。参与策划启动“中国科幻世界视野工程”，并任该工程的三大支柱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和“流行科幻丛书”主编。

《科幻世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旗下拥有《科幻世界》、《飞·奇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版》和《小牛顿》四种畅销期刊及幻想类图书项目。在中国幻想类期刊市场上，稳定保持着9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科幻世界》杂志以发表科幻小说为主，一年一度的“银河奖”是代表中国科幻创作水准的最高奖项。曾举办“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和“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8-11-23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http://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http://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mailto: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